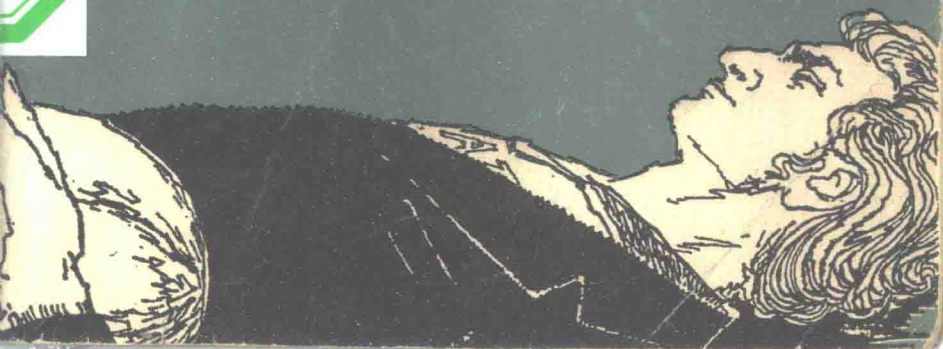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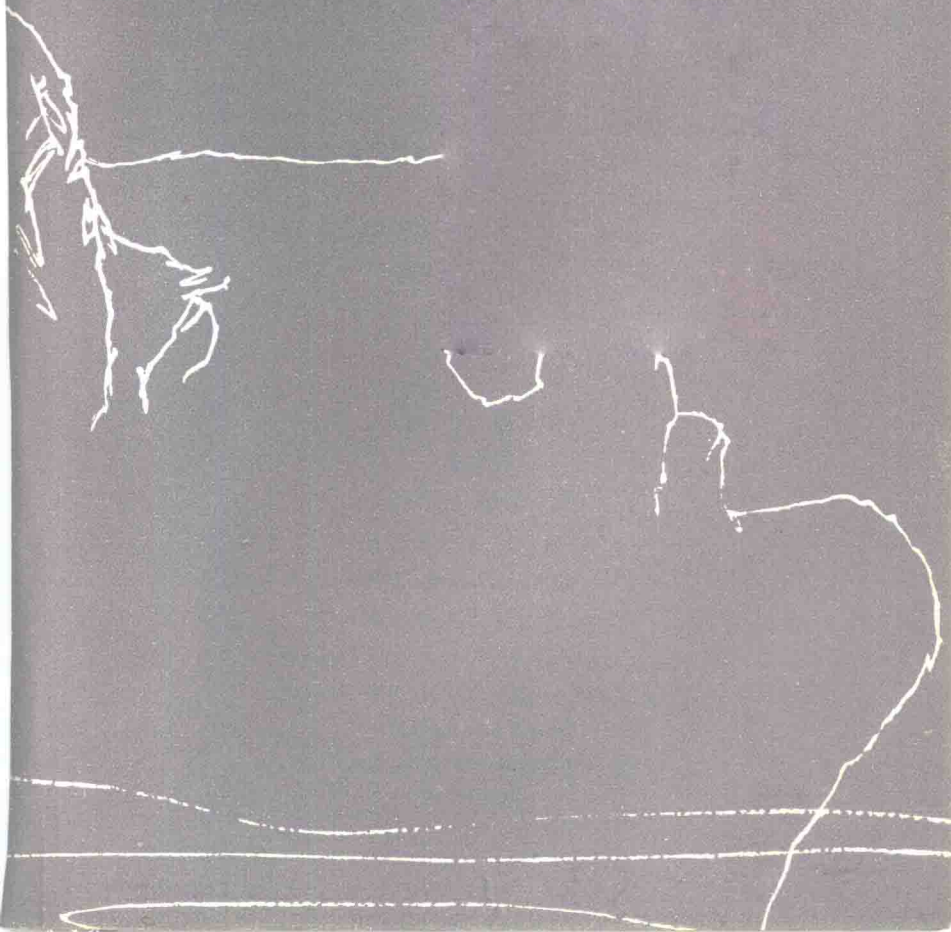
中絶之死

彭瑞高



中絕之死

彭瑞高



内 容 简 介

S国斯巴达克队的主力中锋勃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自杀了。这是为什么？

原来，勃洛茨基是一位忠于祖国、热爱体育事业的篮球健将。在历次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他屡建战功，深得广大球迷们的爱戴。S国当局为了在政治上教训不听话的N国，要求在球场上战胜来访的N国球队。斯巴达克队的教练国家保安局的一只鹰犬在赛前，诱使中锋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造成中锋的终身残废。中锋致残后，当局便把他赶出了球队，他的未婚妻也从此抛弃了他。这就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

作品中的人物个性十分鲜明，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故事也很曲折动人，引人入胜。

中 锋 之 死

彭瑞高

责任编辑 顾仞九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270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35 定价：1.05元

(国内发行)

第一章

差四分钟六点。天蓝色的菲亚特大轿车已经等在门口。

又一次光荣出征。斯巴达克体育俱乐部男子篮球队即将去“宇宙之魂”体育宫进行全国篮球锦标赛冠亚军决赛。门口有许多弄不到票子的崇拜者。他们无所事事，虔诚地望着菲亚特，以一睹球星的丰采为快。

中锋勃洛茨基用响亮的口哨吹着小夜曲《甜蜜的归来》，走出大楼的十字自动转门。虽然这时离开比赛只有一个小时，他仍然表现得异常轻松，从嘴唇到手指。

勃洛茨基是个难得的人杰。他身材魁梧奇伟，象一匹意大利种马，伸出手臂时，又象一部“留特克”吊车。

俱乐部看门人尤可夫，一个生着怪毛病、双手永远在抖的老人，仰起脸交给中锋一封信。这老人本来就矮，加上腰背佝偻，他的下巴只能够及到勃洛茨基的肚脐眼。这情景时常引起周围人们善意的哄笑。

现在就是如此。已经坐在“菲亚特”里面的男篮队员个个笑逐颜开。这似乎对消除赛前紧张情绪不无好处。

勃洛茨基接过信，说了声：“谢谢。”同时拍了拍老尤可夫瘦削的肩膀。他的年龄虽然不到后者的三分之一，但由于身高比例的悬殊，他总是把他当成队友或兄弟。

这封信的信封制作得很考究，用的是那种厚实发光的优质道林纸。信封的左下角，印着一束经过夸张的含苞欲放的紫罗兰。邮票大概也经过寄信者精心的选择，贴的是一张世界文化名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四十周年时发行的纪念邮票。写信的人显然是想用这张邮票表示自己是一个诗与普希金的爱慕者，同时又是一个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人，所以这张邮票的面值超过了市内平信邮资的一倍半，也就在所不惜了。

主力中锋含笑欣赏了一下精美的信封和上面秀气的连笔书写体，就象他有时欣赏进口优质篮球上的商标一样。他不敢象平时那样大大咧咧地把信撕开，而是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剥开了封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竟是一个姑娘写的！

中锋生平第一次收到姑娘的信，尽管他有时一次邮班就能收到几十封球迷的信件。他的心里不禁荡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同时，手指有些微微发抖。

异乎寻常。即使面临一组决定胜负的罚球，他的手指也从来是不会发抖的。

信笺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水气味。中锋说不清这种气味为什么那样的沁人肺腑。他要紧的是看信文。上面这样写着：

“宙斯：您好！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因为，千百万个狂热崇拜您的都市球迷，都爱用这个希腊总神的名字来作为对您的昵称。

您大概收到过几百封球迷的信件吧？可是，现在放

在您面前的这封信，不是一个粗鲁可鄙的男子汉写的，而是一个早就对您仰慕不已的女大学生写的。她住在本市。恕我冒昧地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拉丽萨·柳希娜，即将毕业的第二师范学院文学系学生。

请您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街头求爱者。我讨厌那种无聊的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致敬不是求爱。两个词有严格的区别。

和这个都市里的无数篮球迷一样，我是您的一名热烈的崇拜者。您在某些球迷心目中的地位，甚至不下于拿破仑之于某些法兰西人。只可惜我是个年轻姑娘，我无法象那些满脸粉刺的毛头小伙子一样，削尖脑袋从人缝里挤到您的面前，跟您短短地聊上几句，或者在纪念册上荣幸地获得您的亲笔签名。我没有这个福气。当您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我只好象一条可怜虫似的，远远地望着您，踮起脚尖望着您。我希望您能扫我一眼，用那双瞄篮精准的眼睛。但是我每次都失望。比起那些善于钻营的男子来，我是个不幸的姑娘。

但我决不失去信心。

也许您还不能很快地发现我。这不要紧。重要的是，现在您已经知道，只要斯巴达克男篮一出征，在周围看台上数以万计的眼睛当中，就有一双姑娘的眼睛正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您。它是蓝的。它会闪烁着光芒暗暗为您祝福，并祈求上帝保佑您永远不败。

.....”

“你还没有上车啊？宙斯！”后卫基里钦科急匆匆地从大楼里奔出来，鼓式运动包被旋转的十字门碰得摇摇晃晃。“汽车已经发动了。”他说着正要拉中锋，视线忽然被中锋手里的那封信吸引住了。他的那张本来有些紧张的面孔，立刻变得笑吟吟的。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宙斯？如果你手里捏着的这封信不是一份情书的话。”后卫走近中锋，这样说。他的两个嘴角不停地翘动着，看上去说他象个喜剧演员更加合适些。

“你走开，浑身会抖的臊狐狸！”勃洛茨基举起信笺，在后卫脑袋上扫了一下，笑着说：“你总爱过分殷勤地关心我的私事，特别是微妙的男女关系。对此我只能说：十分感谢。不过现在我们应该快些上车去。看，日丹诺维奇教练在车厢门口向我们招手了！”

冠亚军决赛打得异常激烈。“宇宙之魂”真感到有点魂飞魄散了。比赛大厅的屋顶为一阵接一阵巨大的声浪所摇撼。观众们的情绪象炉中熊熊燃烧的火焰，使得整个赛场热流滚滚。

83:86。

篮球专用计时钟告诉人们：全国篮球锦标赛决赛，时间还剩下最后五十秒；斯巴达克队还比迪纳莫队落后三分。

人们都在期待场上出现一个戏剧性的逆转。这种逆转对于无数出钱来购买刺激的球迷来说，乃是最大的享受。换一句话说，没有这种逆转，他们会失望得朝斯巴达克的菲亚

特大轿车骂娘，甚至扔软饮料罐头盒。

教练兼副领队日丹诺维奇站起来，向记录台做了一个要求暂停的“丁”型手势。和过去场上出现紧张局势一样，他脖子上那根单色的生丝领带又被下意识地扯开了。

他屈了一下食指，斯巴达克队的五名大汗淋漓的小伙子顺从地走到教练身边。日丹诺维奇一面用冒火的眼睛打量电动计分牌和计时钟，一面手舞足蹈地向他们布置最后一套快攻战术。这套战术将是出其不意的。教练的情绪为此显得很激动，手势也比前几次暂停时有力得多。他巴不得把全身的智能和精力一齐灌输到他的选手们身上去。

另一只时钟的秒针在向前移动：一分钟暂停时间即将过去。裁判一声长哨音。观众们屏息着拭目以待。

西北角的B号看台忽然爆发出一阵异常响亮的呼唤声。这声音整齐的程度，可以与有组织的年青人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大喊示威口号相媲美。呼声短促，节奏感特别强：

“换上宙斯——勃洛茨基！换上宙斯——勃洛茨基！”

日丹诺维奇教练见多识广。他毫不在乎地朝B号看台上的年轻人们瞥了一眼，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

他接着把眼光转到运动员休息席上一个神态安详的年轻巨人身上。

主力中锋勃洛茨基的眼光和教练的眼光互相碰击了一下。用不到说话，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目光意味着什么。

这个都市里的篮球爱好者乃至一般市民，很少有人会不知道“宙斯”勃洛茨基的。他的“运动档案”被很多球迷背

得滚瓜烂熟：叶菲姆·勃洛茨基，二十三岁。身高二米十二，体重一百一十三公斤。未婚。“左撇子”打球。绝招是侧身勾手跳起投篮。命中率通常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个数字包括罚球。

他鹤立鸡群，出人头地。和其他运动员在一起，他象一棵壮实的橡树耸立在灌木丛中。他身上的一切，都在“大”字中体现着男性的雄豪。脖子粗壮，头部硕大，胸脯宽厚得象一块出色的大理石墓碑。他的手掌并不比棕榈叶子狭小多少，每一根指头都有捏碎水晶酒杯的力量。

然而他并不丑。他的脸庞和五官都很端正，决不失为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只是比常人放大了零点五倍。他的皮肤柔白而细滑，放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是只有贵族后裔才可能有的皮肤；棕色的眼睛非常富有朝气，时时闪射着机敏和善于思索的光芒。整个说来，他是个奇伟而英俊的男子。用教练日丹诺维奇说过的话来形容一下，他是个“能征服世界上一切少女的现代斯拉夫勇士”。

勃洛茨基今天已经够辛苦的了。在这场总计赛时为四十分钟的比赛，他已经全力拼打了三十一分钟。他身材高大，加上左手勾手跳投的技术又特别出色，对敌手的威胁当然最为突出，为此迪纳莫队专门派了两员骁将对他进行夹板式的钳制。在过关斩将的激烈鏖战中，勃洛茨基左冲右突、屡屡建功，已经夺得了难能可贵的二十九分。只是为了保存实力，日丹诺维奇教练才明智地把他换下场来，以免这位主力中锋过分的疲劳。

现在，局势不能不认为是恶劣的。时间还剩最后五十秒。确实是到了把宙斯重新派上场去进行最后一搏的时刻了。

决定权在日丹诺维奇手里。

要是按照一般教练的习惯，越是观众起哄得凶，他就越是会违拗他们的意愿，做出跟他们希望相反的决定来——以此表示，自己是有独立见解的。然而日丹诺维奇不。他并没有因为B号看台上的年轻人喊出了他的战略意图而感到气恼。相反，他从内心深处体会到了一股甜丝丝的令人激动的滋味。这种绝妙的滋味，只有一个受到观众特别支持和格外宠爱的球队的教练，才能真正强烈地感受到。

西北角的呼声更响了。日丹诺维奇转过身来，面带笑容，感激地把两只手握在头上，向那个方向微微躬了一下上身。他心情绝不轻松，但他尽力保持名教练的风度和对球迷们的尊重。他从来都把球迷们当成赛场的皇上。

B号看台的呼声轻了一点，因为效果已经产生：日丹诺维奇紧接着又朝记录台上打了一个两手旋转的换人的手势，然后又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拳头。

一个拳头在篮球赛里代表一个数字：10。

这正是主力中锋勃洛茨基的号码。

日丹诺维奇沉着地走到运动员休息席。沉着只是他的表面现象。他很想大声地叫几下，但终于被他控制住了。这次国内锦标赛，虽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但在他看来，似乎还不到为它暴露自己火爆性子的地步。

主力中锋不愧是一个大将之材。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真是个好家伙！他沉得住气，跟他的教练一样。在球迷们雷响般的呼声中，他始终坐在硬木体操凳上，纹丝不动，宛如一尊大型雕像。他尊重本队的教练。他唯命是从。没有教练的命令，他决不擅作主张。甚至场上出现白热化的争夺场面，他也没有露出一丝急躁的情绪，或是象一个二流球员那样，不住地用跃跃欲试的眼光去瞟教练，目的是想露一手。他完全相信教练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象他过去在无数次激战中已经做过的那样。

令行禁止。教练要他上场了。

主力中锋充满自信地站了起来，象一个誓死再战的勇士。他休息已经够了，虽然只有短短十来分钟。在他两手撑着硬木体操凳挺直自己身体的时候，旁边的体育记者们清楚地听到，他的那些与众不同的粗大的关节发出了格格的响声。

“真是个好家伙！”记者们心里喊道，眼睛却在看他缎子短裤上的某一个部位，“身上的一切都是大型的。”

义务啦啦队响起了一片得胜的叫好声。勃洛茨基先是潇洒地朝B号看台挥了一挥他的大手，对他们的声援和热望表示谢忱，接着，又扫了一眼电动计分牌上的比分，神色肃然地站到教练面前。

日丹诺维奇没有跟中锋说更多的话。他只是轻轻地饱含深情地拍了一下选手左边的那条胳膊。

在有经验的教练和身经百战的选手之间，战术指导往往是多余的。重要的是给予精神力量。

这条胳膊，与别的运动员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汗毛孔很粗、肌肉饱满。只是在它的小臂靠近手腕外侧，纹着一个蓝色的句子：“为国死战”。它是斯巴达克队前年出国访问，途经“世界的万花筒”——香港——时，在一家中国人开设的纹身店里纹上的。当时怀着好奇心去纹身的队员不少。有的人在胸毛下方纹了一柄圣战者宝剑，意思是武力与征服；有的人纹了一朵蔷薇，意思是喜欢有个性的少女；也有的在全身纹了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图案，意思只有纹身店老板才能讲得清楚。勃洛茨基特意要求纹上这个言简意赅、令人激动的句子，这是他早就考虑好了的。其实这句话已经刻在他的心上。它一直是他搏击沙场的力量源泉。

日丹诺维奇教练无声地拍打着这条纹字的小臂，在这个时刻显然含有无限的深意。他们是一对有了七年交往历史的师生兼朋友，彼此心心相印。只要迅速交换一下深沉含蕴的目光，就可以明白对方心底要说的是些什么话。这正是高级教练和高级运动健将之间令人钦羡的赛场默契。

两相心照不宣：眼下的这场决赛，不仅将决定谁是今年的全国男篮魁首，而且还将决定，是谁代表国家青年篮球队到J国首都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欧洲青年篮球锦标赛。斯巴达克体育俱乐部的成员早已对国内联赛失去胃口，他们着眼于欧洲，着眼于世界和奥林匹克。谁都知道，他们这些一表人材的男子，都是些雄心勃勃而又颇有办法的人。

裁判员的哨子又吹响了。最后五十秒钟的决斗接着将要进行。主力中锋把大手盖在教练的手背上，安慰式地按了一

下，然后颇为自信地点点头，昂首走上球场中心。

宙斯复出，全场激奋。他还没有摸到球皮，四座的掌声就骤然爆响。这不是虚假的捧场，而是真诚的激励和热烈的褒奖。他在球迷们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伟大的总书记在群众场合里，也享受不到如此优厚的待遇。

他理应得到观众们的偏爱。他在场上龙腾虎跃，全然没有一般巨人选手常见的那种令人厌倦的迟钝和笨拙。某些巨人之所以成为篮球运动员，只是因为他们的双手与篮圈之间的距离较小而已；他们跑起来简直象个挑着菜篮子的老太婆，常常把进攻的节奏拖得很慢很慢。这是使得急心肠的球迷们感到最恶心的。

可宙斯决不是这样，他在场上内外穿插、左右照应、往返奔突、矫若游龙！漂亮极了——上场没满二十秒，他接到老搭档基里钦科的一只高吊长传，没让球落到篮圈水平面之下，他就几个箭步窜上去，在空中直接完成接球和投篮的动作，干脆利索地把球塞进了尼龙球网里！

世界水平的配合！世界水平的投篮！

球迷们的欢呼象海潮涌发。巨大的电动计分牌似乎被这阵欢呼吓得抖瑟了一下，马上闪出“85：86”的字样。

斯巴达克追上了两分。但形势决不容人乐观：全场比赛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十三秒了。

迪纳莫队的主教练是个富有经验、善于谋划的军师。通俗一点讲，是只老狐狸。他脸上不动声色，只是把手掌平放在胸前往下压了压。这是在向场上队员示意：尽可能把节奏

拉慢些，再慢些！时间余下不多了。拖延也是战术，而且是最靠得住的战术。

看到教练的手势，迪纳莫的整个进攻节奏明显地慢了下来。五个队员一边看着时钟，一边在斯巴达克队外围玩弄起传接球和原地运球的游戏来。一个运球技术十分到家的后卫，还故作姿态地压低了身子，用忽进忽退的运球来延宕时光。

日丹诺维奇教练七窍生烟！他抬头看看时钟，只见上面的那枚深色秒针，象一列拖曳不住的火车，无情地朝前急驶。他的脑子里速算起一道减法数学题来：如果“迪纳莫”充分利用规则来打拖延战术，那么，它最多可以拖掉三十秒钟！三十三减三十等于几？三！

三秒钟还能有把握地发动一次快攻吗？

教练焦躁地跺了一脚，冲动地站了起来。他把已经扯开的领带结又猛扯了一下，向对方教练投去了恶毒的充满了敌意和恼怒的一瞥。

观众们也被迪纳莫的拖延战术激怒了。依照一般规律，他们总是同情和声援比赛中的落后者的。他们总希望落后者能反败为胜。更何况，他们对宙斯所在的斯巴达克队一向抱有好感。他们看到迪纳莫队员装模作样地玩着传接球，毫不客气地向他们发出了刺耳的口哨声和尖叫声。其中最为轰动的当然还是西北方向的B号看台，那里的人们在一个女性指挥者的猛烈手势指挥下，大声齐呼起来：

“迪纳莫——不要脸！迪纳莫——不要脸！”

中锋勃洛茨基冷静地注视那只篮球的动向。起先，他还舞动着双手，准备和队友们一道打退迪纳莫的最后反攻；可是当他意识到对方是在使用拖延战术时，他突然变得狂躁起来了！他的棕色的眼睛一反常态，闪出饿兽一般吓人的异光，紧紧盯着对方运球的人；那只纹了蓝字的毛茸茸的左臂和两条长腿，配合着伸缩跳跃。那样子，就象是拳击台上来回跳动的角斗者，随时准备着要给予对方发泄愤怒的致命的一击。

时间只剩下最后几秒了。篮球还在迪纳莫里无休止地传动着。一部分球迷看到斯巴达克的反搏已经无望，纷纷起身走下了看台的台阶。走道里塞满了早退的然而眼光还是不舍得离开球场的观众。

这情景愈使日丹诺维奇感到愤慨不已。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下次比赛，不净胜迪纳莫十五分球，誓不为人！

然而奇迹就在最后一秒钟里出现。勃洛茨基突然“哇”地吼了一声，用一种比西伯利亚虎还要勇猛的势头，伸出长长的左臂，象一道电光似地在半空中把球截住了。令人惊叹！青蛙伸出它的卷舌逮住飞蚊也没有这么快！

形势急转直下。迪纳莫队从教练到球员一齐大惊失色。他们显然意识到自己队出了纰漏。

勃洛茨基象一股白色旋风横扫对方阵地。他连续用了两个漂亮的“背后运球”和“S型胯下运球”，晃过了对方的后卫，紧接着在罚球线一侧高高腾起，左臂大幅度地抡了一个半圆，拼着命似地把篮球塞进了篮筐之中！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同存——勃洛茨基因为速度太快，冲势太猛，用力过大，加上落地时被对方一名队员用脚背勾了一下，一个趔趄跌倒球架后面的柚木花纹地板上。

87：86！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斯巴达克队在最后一秒钟里把比分翻了过来。他们的狂欢的呼叫，使人们怀疑是不是某家工厂的锅炉在这个时候突然爆炸了。

至于跌倒在地的主力中锋勃洛茨基，大家相信他很快就会爬起来。球迷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些高水平的老资格选手在他们摔倒之后，往往不肯很快爬起来（门前或篮下情势告急又作别论），而是喜欢故意在地上趴着不动（用都市球迷的话来说——“装死”），借此来表示自己摔得不轻，用呻吟或翻滚来给裁判施加点压力，让他把对方处罚得重一些。这可以算得上是又一种战术——“装死战术”。

体育，可真是一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

这一次勃洛茨基摔倒不起来，倒并不想要挟裁判作出些什么有利于斯巴达克队的判决。这样做已经失去意义。计时钟的钟面变成绿色——球赛已经结束，再要挟裁判没有任何用处。何况对方的防守阻拦动作也并不野蛮，裁判至多给他们一次象征性的有气无力的警告就完事了。

他不愿意马上起来，是因为他感到实在太疲劳了。他想在柚木地板上把脑袋枕着那只纹有“为国死战”句子的左臂，让眼睛闭上那么几秒钟，享受一下闹中有静的富于兴趣的小憩；当然，另一种想法占着更大的上风：躺倒在篮球架

下，倾听球迷们的喝彩，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荣耀，它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男儿血战沙场的雄豪诗意。

他一直躺了几十秒钟。直到球迷们从四面八方涌进球场，一边大呼“宙斯——英雄”，而自己的同伴们都围到他身边来的时候，他才睁开眼睛，微笑着慢慢坐起。

他第一眼要看的是比分。当他看到本队以87：86最后战胜迪纳莫的电动计分牌时，他的那双眼睛真是明亮极了。

“没有摔坏吧？”教练兼副领队日丹诺维奇从人群外挤进来，张开两臂将中锋宽厚的肩膀抱住，象父亲看着有出息的儿子一样，眼睛里闪着慈祥、喜悦而又带点感激的光芒。

人们真羡慕他们之间这种亲如家人的关系。教练说不出他是多么喜欢眼前这个年轻有为的巨人选手。他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他熟知他的脾气乃至一切情况。就在他刚才跌倒在地的时候，他就毫不担心这位选手会负伤。宙斯在球场上的摔跤，他看得实在太多了。象父母一样，起先几次，他确实还有点担心他是不是会跌得伤筋动骨，后来次数多了，他也不在乎了。不过有几次摔得厉害的（象今天这种情况），他还是想到要去主动关心一下。

勃洛茨基站起来，用手拍拍屁股，毫不介意地摆摆手。

教练宽慰地一笑，把手抚在巨人的腰间。

“让我们向本队的第一英雄致敬！”浑身是汗的后卫基里钦科挤进来，把主力中锋从教练的怀里拉到自己身边，兴高采烈地说：“斯巴达克又胜利了！大家好好乐一乐吧！”

这话很起作用。几个队员聚过来，跟后卫一道，一声呼